

大萨满

之 金羊车



郭雪波
著

1. 大萨满的起源
 2. 大萨满的仪式
 3. 大萨满的信仰
 4. 大萨满的舞蹈
 5. 大萨满的鼓乐
 6. 大萨满的服饰
 7. 大萨满的禁忌
 8. 大萨满的传说
 9. 大萨满的预言
 10. 大萨满的解脱
 11. 大萨满的归宿
 12. 大萨满的永恒
 13. 大萨满的永恒……



大萨满之金羊车

郭雪波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萨满之金羊车 / 郭雪波著. -- 北京 : 新星出版社, 2011.2

ISBN 978-7-5133-0179-4

I. ①大… II. ①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04449号

大萨满之金羊车

郭雪波 著

责任编辑: 姜 淮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郑 岩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910×1230 1/32

印 张: 8.375

字 数: 162千字

版 次: 2011年2月第一版 2011年2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179-4

定 价: 28.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第一章 金羊车 /1

老萨满接过男青年递上的木剑握在右手，又接过外孙女递给
的“达木茹”牛骨铃握在左手，顺时针从左到右绕着“敖包”
走三周，一边嘴里念动着什么咒语。白书记带领众人也跟随其
后，绕“敖包”三周，有人这时往敖包上加放着带上来
的大小石块，献挂哈达。这是祭“敖包”的必行之礼。

回到祭坛前重新站定，老萨满右手举剑左手摇牛骨铃，
一声高亢洪亮的嗓音陡然而起。

第二章 老李爷天风 /75

老李爷天风顿时失声惊呼，老大姐，你会唱下半阙！你唱
的正是《天风》的下半阙呀！

老李爷情不自禁地抓住着老大姐达日玛的双肩，摇晃起来。
他的眼角已忍不住流下两行老泪，洒落在胸前白胡子上。小时
候只听过一次师傅低哼，未及传他便锒铛入狱，因涉嫌参与嘎
达梅林造反事件被砍了头。如今突然聆听到这惊天古曲下半阙，
他已是醍醐灌顶，如醉如痴，情不自禁了。

第三章 图兰·朵之呼麦 /89

黄昏的青岚紫霞抚慰着宁静的草原，从远处传来迟归的牧

人在如火燃烧的晚霞中唱歌，苍茫的黄昏草原在这长调歌声中似乎变得感伤，空气中也受传染了般地弥漫起惆怅和落寞的味道。不过，傻姑娘阿润娜是欢乐的，犹如那些留恋黄昏美色在草尖上低飞欢叫的野燕子。她跑在落满花雨般红霞的草地上，一想起将偷听那怪怪而微妙的发“鬼叫”声，心里就兴奋，有一种按捺不住的莫名的冲动。

第四章 成吉思汗劈刺 / 126

孤狼的那颗心，犹如被毒蜂子蛰了一样，由此掉进痛苦的深渊中。他披着羊皮大氅躺在草地上，望着天发呆。他一头乱发粘成一绺绺的，一双眼睛因为心中的嫉妒之火烧得通红通红，更像一对狼眼睛。他回想着当初跟这红鸽子腿女人入洞房的情景，想像着她美丽的脸蛋，丰满的乳房、以及他们做爱时在发羊臊味的皮褥子上滚来滚去的每个细节……当想到那个突然冒出来的什么扎布保长正在跟她重复着同样的事情时，他的心上如爬过一只毒毛的红蜘蛛般疼痛，只听他噢儿一声大叫，便昏过去，不省人事了。

第五章 安代王 / 157

“列钦”荷叶婵的舞姿突然一变，引领着白袍女人，二人随这激烈的音乐，双肩摇摆，下身扭动，光脚踩着沙地，热情

奔放地狂舞起来。此时此刻，她完全不像一个年过五十的女人，那步态的轻盈，那身手的敏捷，那舞姿的优美、利落，十八岁的少女也远不及她。这娴熟狂放的“安代”舞蹈，此刻全然象征着热情、欢乐、怒火和愿望。迷人的黑色袍裙浮动，旋转起来，像一股黑色的浪潮、黑色的旋风，在场地上四处翻飞。而那白色的袍子紧随着她，十分和谐默契地陪衬着她，相辅相成，看上去犹如海面上翻滚而来的雪浪花。于是这黑色的旋风，白色的雪流，相互咬噬，相互辉映，时而原地对跳，时而分开提着袍裙向两翼奔舞，表演着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安代”舞。

第六章 霜天苦荞红 /218

只见老“字”一边唱一边缓缓跳起安代舞，他的腿微跛，但他围着那堆正熊熊燃起的七星篝火边舞边转，不时把奶酒果品祭洒在火堆上，接着又把带血的羊肉割下一块一块祭丢在火堆中。

此时，黑夜中的荞麦地周围，那七七四十九座柴草堆都按七星方位燃烧起来，火光冲天，浓烟漫延，从高沙坨上望下去甚是壮观而神秘。静谧的荞麦地此时被火光包围映红了，紫黑而蔚蓝色的天空，也被火光映红了，那些守护祭火的小伙子们，举着火把穿梭在各个方位的七星篝火间，不时地往火堆上增添着柴草，使得火光长时续燃而旺盛。渐渐，寒冷的高天被火热熔暖了，被篝火围起来的荞麦地，也被火的热气蒸腾着，温暖了，如白天般挺立着生命的果实生命的茎秆等候那东方的太阳升起来。

第一章 金羊车

啊，鄂其克·腾格尔，

长生父天！

让那天仓里的福禄，

溢流到人间来吧！

呼咧！呼咧！

让那九天宝库的财富，

赐给百姓们吧！

呼咧！呼咧！

让牛羊毛如泉水，

让五谷堆如高山，

让五畜满山满川，

让幸福充满人间！

呼咧！呼咧！

啊，鄂其克·腾格尔，

慈悲的长生父天！

——萨满祈福歌词

骑上马离开乡政府院时，夏尔乡长的一双目光烫着我的后背。

那老汉老糊涂了，辨不得狗三猫四了。他起初说。

那我也去看看。

那村子小车进不去，沟沟坎坎的。他接着说。

正好，你坐我的四轮下乡，我骑你马，咱俩换。你就别老那么“防盗防火防老记”了，我不是老记，是个文化人。

他无法强拦，又被换走爱马，感觉很吃亏。我笑着抚慰他那颗受伤的心说，支持我下去采访，仁旗长会夸你的。

他听后撸了一把肥硕的头，尴尬笑一笑。

文化学者们对“安代”歌舞起源问题一直有争议，上世纪风靡蒙古草原的民族歌舞“安代”，最早由库伦旗乡下几名老翁为“古为今用”而酒后议论出来，后来我调查时发现，“安代”其实是一种“萨满”巫师的歌舞。德国著名蒙古史学者海西希在他《蒙古人的宗教》一书中解释，“萨满”词意就是“疯狂的舞者”。这就不难理解，“安代”动作为何与“萨满－巫师”主神附体的形体表达基本相似了。当初那几位老翁中，为首的就是一名“萨满－巫师”。

我此次，正是要前去寻找那位尚活在人间的老“萨满”吉木彦。

骑马缓行在秋日草地上，神清气爽。一时忘了提提马缰绳，从夏乡长屁股下换来的这匹骏马，还是一脚踩进野鼠洞去了。越是早年，沙化的草原越是遍地野鼠，只见马蹄下有只肥硕的豆鼠子在挣扎，我哑然失笑。“马踏肥鼠”，可与古人的“马踏飞燕”相媲美了。

陪同的乡秘书呼群被吓住了，赶紧下马看马腿，还好无碍。要是弄伤了乡长大人的坐骑他得挨骂，其实他是来陪同这匹铁青子的，不是我。紧了紧马肚带，继续向位于翁格都山北麓的下杨－锡伯村进发。前方的翁格都山静静屹立，似是在默默地恭候来者。“翁格都”这词是

“萨满—巫师”的法器——“小鬼人”的名称，“小鬼人”用生铁或紫铜铸造，两寸长，形象狰狞诡异，美国影视中外星人造形与此很相近，也许山姆大叔又“借用”了我们的文化。

呼秘书，你知道“翁格都”的意思吗？

都这么叫惯了，还真没想过啥意思。呼秘书的眼睛不时瞟一瞟“铁青子”的腿，心不在话上，还随口问我，郭先生，你不坐旗里派给的小车，骑马受罪，图啥呀？

图——当然是想找到那位老萨满了，呵呵。另外，当年我在北边沙陀子里放过三年马，见到好马心就痒痒。你就别心疼你们乡长的爱马了，他敢骂你，我就在仁旗长那儿说他坏话！

别别别，那更要我命了。小秘书告饶。

我的狐假虎威其实不虚，我是被库伦旗政府邀请来做“安代”文章的。旗政府向国家申报“安代”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已获批准，筹划进一步开发，要办“安代”艺术节，创作一部有关“安代”的舞台剧。我当年写过有关安代的小说《大漠魂》，再丰富点内容便可改编成剧。

这时，有一个骑红马的瘦汉子，从我们后边赶过来。牛仔帽子压得很低，胡子拉碴，匆匆而过时瞟一下我和我骑的铁青子，帽檐下的那双眼睛如刀子般闪出一束寒光来。呼秘书不禁“哦”了一声，低声说一句，好像是他——

他是谁？有什么不对吗？我小声问。

也许——我看错了——呼秘书欲言又止。

我看了看他，转过头又仔细注视前边那个可疑骑手，心中陡然升起一个念头：有故事！对写作者来说，故事的诱惑绝不亚于烈酒和美女。记得有句明星广告词：“我们都是有故事的人。”可他们的“故事”无非是“绯闻”罢了，而骑马走在这片粗犷的荒野上，这里若有“故事”，那肯定惊心动魄，绝非轻浅而卿卿我我桃红李艳。

路过一片小树林时，发现那个黑瘦汉子正坐在路边抽烟。我和乡秘书愕然。

见我们到来，他招呼说，过路的朋友，下来抽根烟，歇会儿吧。

呼秘书向我使眼色，皱皱眉头。

好哇，正想歇歇屁股呢。我装作没看见呼的示意，大大咧咧下了马，一边从兜里掏出一盒“大中华”，扔给那汉子说，抽我的吧。

好烟，一支就值好几块，看来你还挺有来头的，难怪屁股下骑着这匹铁青子呢！他上下打量着我。

你认识这匹马？

这一带沙地草原最著名的走马，谁不认识！听说人骑在上边又平又稳，连端在手上的奶茶都不溅出一滴来，还拿过旗赛马会的头奖哩！黑汉子深深吸了一口已点着的中华烟，两道白雾从他鼻孔里如两条龙般喷游出来，然后又说，当初，夏大乡长是从人家老驯马手巴图手上生生抢过来的呢。

什么叫抢？这位朋友，你的话变味了，人家巴图大叔是主动送给夏乡长的。呼秘书看我一眼，赶紧驳斥。

能不主动吗？卡着人家脖子，还要收回人家驯马场。别替你的夏“大楼”开脱了，他什么不抢不搂啊？骏马，美女，草场，好酒好烟都是小意思了，听说现在惦记上前边这座大山了！黑汉子那坚挺的下巴，向前边被小树林掩映的翁格都山处一扬，口无遮拦如放连珠炮。我兀自低笑，现在这种平头百姓议论起当地领导“功绩”如数家珍的现象，倒成为全国一道风景，走到哪儿都能听到诸如此类的数落评点。

听到最后一句，呼秘书本已不好看的脸上，立刻露出警惕之色正告道，朋友，你的胡说可是越来越过界了。

胡说？嘿嘿嘿，黑汉子冷笑两声，不屑再跟呼秘书嚼舌，见我把我一支中华烟只放在鼻孔下边闻着玩弄，并不点吸，就说，原来你是花架子，只闻不吸的？

还真叫你说对了，是个花架子，呵呵呵，当年插队放马时卷蛤蟆烟“大炮”，都抽吐血了，肺子差点烂掉，唉，现在只能这样闻着过瘾了。我爽笑着解释。

哈哈，有意思！敢情你这好烟，专门是准备给别人抽的，真大方，还从没见过像你这样有趣的大人物咧。他露出两排被烟茶熏成黄黑的牙齿，咧嘴笑。

我也不是什么大人物，只是一个做考察的老文化人。

文化人？做考察？啊，那我明白了，你们也叫采风，是不是？意思是在城里待腻了，到下边来走一走。

也对，也对，呵呵，我苦笑，隐隐感到此人并非他表现得那般简单，多年走南闯北的经验告诉我，他的刀子般的眼神和话语间透出的那股气概都证明，他还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我把手上的一盒中华烟全扔给他，笑说，喜欢这牌子烟，就送给你抽着玩吧，我包里还带着几盒呢，其实也都是朋友送的，现在正好交你这位朋友。

呵呵，那我可发了，你这文化人可交！黑汉子高兴地叫，一双锐利的目光也温和了许多，匆匆往怀里揣上烟，骑上马就走人，好像怕我后悔收回了烟。

朋友，你叫什么名字？我从他后边喊。

黑风口的“黑狼”，叫黑古勒！城门口贴着我的大名片呢！

随风丢下的这句话，如砸下了一块大石头，旁边的乡秘书呼群一脚跳起来，失声叫道，果然是他！大盗牛贼“黑狼”，通缉犯！旗里贴着他的告示呢！

我惊愕，心里又笑了，哈哈，果然！真是个大“故事”的人！

见呼秘书拿出手机正要拨，肯定是“110”，我犹豫一下还是阻止他说，小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人会抓他归案的，凭我的经验他这会儿正盯着你呢。

果然，一阵马蹄声后，那黑汉子如一道黑旋风般又出现在小呼前

边，一个马鞭打掉了他的手机，微笑着对他说，真不够意思，跟你的主子没学着啥好！交待你两件事，一，等我骑出二十里后才可打“110”，以表示你“知情举报”了；二，回去告诉你的主子夏“大楼”，这翁格都山是不能动的，小心他的胃被撑破！要知道，那是一座“敖包祭山”，上边铸嵌着一道“哈尔－腾格尔”的“黑风咒”，让他当心！

黑汉子拍了拍压在腿下的用帆布裹着的条状东西，我猜测可能是短銃猎枪之类，他再次和蔼地笑两声，冲我点点头后走掉了。树林小路上扬起一溜烟尘。

呼秘书如颗钉子钉在那里，呆呆的，再也没敢碰掉在地上的那部手机。

“黑狼”最后一句对夏尔乡长的警告，在我心里也如一道雷电轰过，震撼不已。

“哈尔－腾格尔”的“黑风咒”——意思为“黑命天”的黑符咒，这可是“萨满－巫师”最神秘最凶狠的一道符咒！

二

呼秘书，这个“黑狼”黑古勒，犯了什么案子被通缉的？

我向惊魂未定的呼秘书打听，一边骑上马，继续赶路。

盗牛啊！呼秘书也匆匆上马跟上我。

知道是盗牛，盗了谁的牛？具体什么案情啊？

先生对这些事也感兴趣呀？嘿嘿。他打哈哈，在我紧盯的目光中不得不接着说道，是这样的，我们乡有个名牌企业，叫“科尔沁黄牛公司”，包揽库伦旗北部沙地草原及邻近奈曼等两旗黄牛生意，“黑狼”盗了他们公司一百头准备出栏的黄牛，价值估约一百万。

嗨，案子可不小，难怪被通缉呢。现在肉牛生意红火，尤其科尔

沁沙地黄牛，内地十分抢手。现在的人啊，因猪流感不敢吃猪肉了，因禽流感不吃鸡鸭了，据说西方又冒出了羊流感，我这爱涮羊肉的正在考虑吃不吃羊肉。现在还好，还没听说有牛流感。

可也有疯牛病呢。呼秘书逗着说。

那是西方人给牛喂“骨粉”喂出来的，咱这公司还没那么学坏吧？

嘿嘿嘿，呼秘书的笑听着几分暧昧，随后坚决摇头，当然，还没学坏，还没学坏。

那个“黑狼”是怎么得手的？

内外勾结，打着转场旗号大白天赶走的。后来旗里出动大批干警追捕堵截，卡死可能出逃的东、西、南方向，还是没逮到他。

北边没设防？

北边是死路，是百里“塔敏查干”大沙漠，赶着一百头黄牛进大漠，那是死路一条。没想到，他还真的赶着牛群进了那个大漠。

乖乖，后来呢？

数月后，在死漠深处一个大沙窝子里，发现了那一百头牛的风干的尸骸，人不见踪影。

怎么会是这样呢？我大为惊奇，难道他盗牛不是为了去倒卖发横财吗？

谁说不是啊，大家都十分不解。连他的同伙也因这发生分歧，去自首了，带人去找到的那个现场，谁也不知道他为啥这么干，都说他是个疯子。

我想了一下，又问呼，你们那个黄牛公司老总叫什么？

努克。

是他呀？

郭先生认识努总？

听说过，旗里搞“安代”剧，据说他要赞助多少多少万的，都说他是一位义商慈善家。

是啊是啊，他是咱们夏乡长的亲侄子，一手培养起来的青年企业家。原来如此。我忍不住感叹，更是隐隐意识到这事情绝非那么简单。

我一挟马肚子，铁青子箭一般射出去，呼秘书从后边有些奇怪地看着我。

太阳西斜时，我们赶到了下杨—锡伯屯。沿着一条小河沟，稀稀落落坐着几百户人家，似乎一头懒牛一边走路一边排泄的粪便一样，这儿一块那儿一块稀稀拉拉的。小锡伯河多年来冲刷出一条深沟，百姓家都住在高低不同的沟坡上，抬眼望去那些个房屋犹如拿出来晾晒的片片抹布或鞋壳一样，一目了然。这里的蒙古人，虽然早被开垦浪潮裹挟着学会了种地也已有几代，但无法割裂和放弃祖先的畜牧传统，家家户户都养放着些不多的牲畜，号称半农半牧。由于是沟沟坎坎丘陵地貌，狼狐野兽好藏匿筑巢，这里总能编排出诸多“鬼狐鬼狼”魑魅魍魉的离奇故事来，多年便形成一种神秘氛围。这正好给以祭拜某一飞禽走兽为主神的“萨满—巫师”们提供了生存土壤，构建了传奇色彩较为浓厚的民俗宗教和历史文化基础。

有一玩“沙格”——羊拐骨的村童，给我们领路，找到了老萨满吉木彦家。

土屋里，一个五十多的老女人告诉我，老爷子不在家。她是老萨满的养女，老萨满膝下无子，和养女一起生活。

我叹惜，询问老爷子去了哪里。老女人看一眼在门口磨刀的丈夫，又看一眼陪同我来的呼秘书，支支吾吾，不肯说出具体去向。

我告诉她，拜访老爷子是为“安代”之事，说着我拿出带来的烟酒茶等见面礼摆在桌子上，并用蒙古话跟她们攀谈。如果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那么一个民族的语言就是打开心灵之门的金钥匙。她的疑虑在消失，磨刀老汉拿眼角瞥一眼桌上那晃眼的四瓶烧酒，眼神也明显被点燃，只见他拿拇指硬甲试一下刀锋，那粗指甲在刀锋上滑过时弹跳起来，之后说，老头子串门去了，过两天才可能回来。

还是无果的结局。仍不告诉你去哪里串门。

这时屋里进来一位三十来岁的年轻人，自称是村长，说刚接到乡里电话来安排接待事宜。

一听接待我就头疼，不过意识到在这老萨满养女家讨口水喝都困难，天色将晚，倒不如让这位村长先安排吃住，进而再协调采访之事更实际些。于是留下话后，我就牵上马随那位叫包顺的村长去了村部。呼秘书跟村长熟识，说他来得正好。晚饭按我的要求高粱米水饭大葱萝卜蘸酱，坚决地放生了一只牵来准备宰杀的山羊。天热上了两瓶啤酒解渴，不过热心的村长还是变戏法似的端出了一盆炖土鸡。

郭老师，萨满老爷子的去处，我帮你打听到了，他是去道尔—锡伯屯了。村长跟我碰着酒杯说。

那屯子有亲戚？

倒没、没有——村长挠了一下平头，笑一笑，放低声音说，先生别见笑，乡下人愚昧，听说是请老人家过去做法事。

法事？什么法事？

当然是萨满法事，近些年我们这儿又兴开老传统了，祭敖包祭天地什么的。过去人都愿意往喇嘛庙上跑，烧香拜佛，现在倒好，改口味了，愿意往野地山顶上跑，此一时彼一时啊。高中毕业的村长包顺这样感慨起来。

他这样的九十高龄老人，还能做得动法事吗？我很惊讶，啧啧称奇，据我了解，萨满巫师请神附体做一场法事，那可是一件非常耗费体力和精气神儿的事情。

那老爷子，嘿，神着呢！跳“博”的家伙什也全乎，连蹦带唱的，主神附体时口吐白沫都能昏过去，有一次我见到过，吓死我了，半个时辰之后才苏醒过来，开口就要酒喝！

哈哈哈，是够神的，法力无边啊！我忍不住笑，嘴里的啤酒差点喷出来。

接着闲聊起有关“萨满”的话题。资料记载，“萨满—巫师”准确称谓叫“博”，也写“孛”，在成吉思汗时代享有国师地位，主持最重要的祭天、出征、凯旋、婚庆等仪式。那会儿北方游牧民族大都信奉以崇尚天地自然为宗旨的萨满教，不像现在有人信喇嘛教、有人信基督、有人信伊斯兰、有人什么都不信只信钱。如果萨满教的尊崇大自然的宗教文化现在真的重新受奉，我个人觉得倒不失为一件好事。不过，闲谈中我总有一种感觉，从老萨满家人到眼前这位年轻村长，在他们的话语间总透出那么一点闪烁其词的意味，好像提防或隐瞒着什么。

我从包村长不时扫一眼呼秘书的目光里，意识到他们或许是在提防着这位乡秘书，对他有顾忌。不把此人打发走，我就别想听到底层百姓掏心窝子的话，更别想摸到民间流传的各种秘闻及暗涌的潜流。毕竟像那位“盗牛贼”那般敢说实话的人不多。

呼秘书，乡里的事挺多的，吃完饭你就牵着铁青子回去吧，也省得老夏不放心他的爱马。我呢，恐怕得在这儿多住两天了。

不，不，我还是陪郭先生吧，这是夏乡长交待下来的任务。您不用担心铁青子的事，再说天也晚了。呼秘书几乎是急赤白脸地坚决表示。这出乎我意料，本以为他乐不得回去呢。

外边黄昏的天还很亮，凭他小伙子身板儿，骑马赶三十里路顶多抽两袋烟工夫而已。显然，他还想继续缠着我，完成头儿交待的“三防”任务。我看着他一脸真诚又惶急的样子，忍不住笑了。那好吧，我再想其他的辙。

见啤酒已喝光，我借机动员包顺村长陪呼秘书喝点白酒痛快痛快。包村长听话，当即拿出两瓶六十五度老白干，两人痛饮开来，没多久那呼秘书便被灌醉，歪倒在一边呼呼大睡了。我拽上包顺就往外走。

小包，快领我到老萨满家喝茶去。

他家穷得叮当响，还是去我家吧。包顺不知是有意无意，仍旧挡我。

那我自己去吧，我就去喝自己送的茶，再穷白开水总是有的吧。

说着我抬腿就往外走。

我、我也——陪你、去——郭、郭先生——昏睡中的呼秘书一根神经竟然还醒着，可两腿不听使唤，一抬腿就跌摔在地上了。包顺赶紧扶他上炕躺下，笑说先睡一觉醒醒酒吧。

老萨满家人见到我又来了，颇意外，只包顺一人陪着，态度上好了许多。沏茶倒水，一个劲儿说刚才对不住，还张罗着做饭不顾我——再表示已吃过，最后还是摆上了一桌奶制品就茶。家长里短年景好坏地闲聊，可是一谈到萨满老爷子时，家人登时缄默，依旧不透露一丝真实情况，口风紧得都拧了铁条子。我不由得纳闷，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或将要发生什么事？如此隐瞒老爷子行踪，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这时跑进来那个玩羊拐骨的村童，在包村长耳边嘀咕几句什么。包顺站起来对我歉意地说一声，外边有点村里事，就摇摇晃晃出去了。半天没回来。

我出去上厕所，到院角用草栏围出的便泄处。

听到墙外有说话声，像是两个人似乎在争论着什么，声音不高。仔细一听，一个是包村长声音，另一个声音也似曾相识，一时想不起来。我好奇，踮起脚尖从墙头往外窥望，只见外边墙角的黑暗中杵着一个威猛身影，帽檐压在眉头上看不清脸，两个人点上香烟同时吸着。一缕“大中华”的淡淡香气从墙头飘过来，我太熟悉了，同时猛然一惊，啊？难道是那个“盗牛贼”？乖乖，他原来躲在这村里，可小包村长怎么也跟他搅到一块儿去了？

我越发地感到事情变得有趣了。甚至觉得，自己正在接近一个什么隐秘事件。

这时传出“黑狼”颇为急促的声音。

包顺，我的包村长哎，你倒是赶快放个屁啊，后天就是七月十五了，这会儿了你还在磨蹭！这叫啥事嘛！

姐夫，你先别急，我不是磨蹭，你得让我考虑周全也安排周全嘛，